

五 幕 話 剧

斗争在继续中

顾錫东 朱 葦 史 莽 編剧

浙江省話剧团演出

1963年华东区話剧观摩演出大会

人 物

杨根泉——越浦公社叶家塢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

杨志高——生产大队长。杨根泉养子。

老奶奶——杨根泉母。

杨阿娟——妇女大队长。杨根泉女儿。

叶阿虎——副大队长。

叶开先——叶阿虎父亲。

叶德寿——老貧农。

叶德貴——老富裕中农。

妙 香——叶德貴妻。

玉 兰——叶德貴养女

叶开堂——地主。

阿 升——坏分子。

叶德財——富裕中农。

胖嫂、长姐、杏妹、德寿孀等女社員。

高哥、小弟等男社員。

第一場

〔一九六二年初秋，傍晚。〕

〔叶家塢村河边，改作仓库的祠堂門前，是一片平整的场地，有一棵大銀杏树，复盖了滿地浓蔭，右边是叶德貴家。隔岸田野綠油油的庄稼，高压电綫越山过水，横亘在人民公社的錦綉土地上。〕

〔场地上，鋪着大晒席，上面晒着大片六谷。〕

〔妙香在門口晾衣竿上收衣服。〕

〔远远传来輪船汽笛声，妙香忙忙走上堤岸向河上眺望。〕

妙 香 （自言自語地）該回来了吧？

〔长姐从仓库走出，收拾六谷。〕

长 姐 德貴嬸，他們来了？

妙 香 （失望地）哦，不是这班輪船。

〔小弟与社員甲上。〕

小 弟 是大队长回来了？

长 姐 还没有回来呢！

社員甲 哎呀，真急死人啦！怎么还不回来！

〔內声：“小弟，大队长回来沒有？”〕

小 弟 还没有呢！（看钟）哎，下工了！（对社員甲）走！回家去！（二人下）

〔玉兰唱着歌背羊草簞上来。〕

玉 兰 （充滿幸福感地）姑媽，回来了沒有？

妙 香 还没有呢。

玉 兰 姑媽，真急人。电机埠快完工了，抽水机也安好了，就缺电动机沒有买来。大家都盯着我問：“大队长回来啦？”“什么时候买电动机回来呀？”都問我，我怎么知道？

〔杏妹从仓库上。〕

杏 妹 玉兰，大队长今天回不回来？

玉 兰 哎呀！又問我，你們都問我……

杏 妹 噢，不問你，問誰啊？

长 姐 （走上堤岸）你瞧，大家都等急了，十几道水車在盘水，天老不下雨，电力排灌再不安装好，今年的粮食指标就保不牢。可德貴叔一去半个月，大队长一去又是五天，誰不盼望？

〔妙香进屋。阿升挑空小猪簞上。〕

阿 升 （油滑地）盼望誰啊？盼我？

玉 兰 討厭！（拎桶挾淘籬下）

杏 妹 （厌恶地）誰盼你这个麻油阿升！

长 姐 你倒回来了，为什么丢下集体的活不干，出去販小猪，賺錢？

阿 升 販又怎么样！你們是哪一号干部？多管閑事！

长 姐 就是要管！都象你这样，集体的活誰去干？

阿 升 誰爱干就誰去干。

杏 妹 你还嘴强，胖嫂正要找你算帐呢！

阿 升 算什么帐？

杏 妹 你自己心里明白！

〔长姐向杏妹嘟嘟嘴，杏妹叫着“胖嫂”跑下，阿升挑起担要走。

长 姐 （拦住）你別走！

阿 升 你让开……（正要跑下）

胖 嫂 （內声）人在哪儿？

长 姐 在这儿哪！

〔胖嫂与杏妹跑上，胖嫂跑上去一把倒拉回阿升。

阿 升 有話好說，你凶什么？

胖 嫂 我的小猪呢？

阿 升 卖了……

胖 嫂 卖了？！

阿 升 喏，拿錢去……（掏出鈔票）

胖 嫂 誰要你的臭錢，你把小猪还我！

阿 升 这样好的价錢，还不卖？

胖 嫂 就是不卖！阿娟讲过的，我們都把小猪卖了，肥料哪儿来？今年的粮食指标怎么实现？明年还怎么增产？

阿 升 你不卖没关系，反正是你婆婆叫卖的。

长 姐 （气愤地）这是你耍手段騙她的！

阿 升 奇怪，她又不是三岁小孩子。

胖 嫂 不怕你嘴尖腿长的，你还我小猪！

阿 升 我又不是偷你的、抢你的，我是肩挑貿易，賺点脚錢……

〔杨阿娟上。〕

杨阿娟 什么脚錢？

长 姐 阿娟姊！
杏 妹

杨阿娟 (不屑地) 錢，錢，錢迷了你的心窍！

胖 嫂 阿娟，你来得正好，小猪他已經卖掉了。

杨阿娟 阿升，你自己养的小猪自己卖，大队沒有意見。你把人家的小猪販出去卖，大队是不同意的！用欺騙的手段更不允許！

阿 升 (伪善地) 是，是，妇女大队长。不过，販卖小猪的不止我一个。

杨阿娟 誰也得遵守大队的规定。

阿 升 那好，人家不販，我也不販。不过，志高大队长說过，社員搞点副业是允許的……

杨阿娟 这不是副业，这是投机販卖，搞資本主义！（严肃地）你把小猪还给胖嫂。

阿 升 (应付地) 好，好，我去想办法。（边走边不满地說）什么資本主义不資本主义，反正賺来的錢，买糖吃是甜的，买酒喝是香的。

胖 嫂 你……这个貪污分子，撤了你的职还不老实！（阿升溜下）

杨阿娟 胖嫂!

胖 嫂 这些人都叫大队长惯坏了!……阿娟,大队长是你的兄弟,我說句不中听的話,近年来变了。

杨阿娟 怎么啦?

胖 嫂 当年你爹杨支书在这里,大家干集体活的劲头多大!記得那年杨支书帶着我們上越王山开征天水庫,那时候男男女女,都一个个不怕风不怕雪,爭先恐后地干。那大队长啊,嘿!輕活让別人,重活自己挑,我們真是口服心服。

长 姐 现在大队长这股劲不知到哪里去了?

杨阿娟 (忧虑地)唉,他被什么迷着了!

胖 嫂 哼,现在对集体的活就不那么热心了。我說阿娟哪,要是杨支书在,大队长不会这样。哎,为什么你爹跟你丈夫調到什么水利工程……

长 姐 安装大队!

胖 嫂 对,安装大队,一去就是两年,丟下我們叶家塢不管了?

杨阿娟 那是革命工作需要。你瞧,这次我爹不是又下放回来当支部書記了嗎?

胖 嫂 算是定了嗎?那怎么上个月才来就又走了呢?

杨阿娟 那是到县里去开会去了。等爹回来以后,和大家詳詳細細地訂个生产规划,大干一场,一定要把我們的粮食产量大大提高。

胖 嫂 这太好了……可怎么个大干法呢?

杨阿娟 有收没收靠水，等电动机一买回来，把电力排灌搞好，生产上的第一大关就突破了。我们这里就再也不会“天晴半月稻苗黄，一场大雨变汪洋”了。

长 姐 这样今年的粮食指标就有保证了！……

胖 嫂 别插嘴！

杨阿娟 可是收多收少还要靠肥，猪多肥多，肥多才能多打粮食……

胖 嫂 对啊，这样粮食才能增产哪！

杨阿娟 还有呢，还要发展多种经营：养蚕、养猪、种茶……增加大家的收入。

杏 妹 这样我们妇女的活就干不完了！

胖 嫂 阿娟，这样就太好了！

长 姐 我们一定要夺回先进大队的名誉！

胖 嫂 对！

杨阿娟 胖嫂，再回去跟婆婆讲讲，不要随便卖小猪了。好好讲，别性急。（对长姐）你通知一下，回来我们开个团员大会。茶山荒了快一年了，青年人要带个头，明天上茶山锄草上肥去！

长 姐 好！

胖 嫂 哎，明天我也去！（下）

〔杏妹、长姐、杨阿娟正欲下，玉兰上。〕

玉 兰 阿娟姐！

杨阿娟 玉兰，明天我们要上茶山去了。

玉 兰 我也去。

杨阿娟 好,明天一清早我来叫你。志高回来了沒有?

玉 兰 还没有呢。

杨阿娟 爹今天也要回来了,我到公社接爹去。志高回来,别忘了告訴他一声。(下)

〔玉兰进屋。

〔老地主叶开堂用耙挑粪筐上,摸出怀表看看。

〔阿升从另一方向上。

阿 升 老太公,五十块本錢奉还。

叶开堂 有赚头吧?

阿 升 哼!……

叶开堂 怎么啦?

阿 升 冤家路狭,今天又让杨家那个妇女大队长扣了一頂資本主义帽子,她算什么干部!

叶开堂 阿升哪,听在耳里,記在心上。

阿 升 我当會計的时候……

叶开堂 我不是跟你說过嗎,志高大队长是你的好朋友,你只要招呼好志高大队长,有大队长相信你,往后有你的好处。

阿 升 他今天回来嗎?

叶开堂 回来的。(給他几张鈔票)喏,拿去零花。

阿 升 嘻嘻……(接錢)

叶开堂 你到碼头上去接大队长去吧!

阿 升 哎,我去,我这就去。(下)

〔叶开先老头叫着“阿虎”,叶阿虎拿着一盒月餅和一

个小帽子气冲冲上。叶开堂欲避不及。

叶阿虎 (大声)叶开堂!

[叶开先沒趣地上。

叶开堂 哎,阿虎队长,这几天我找你討活干,石板路都走穿了。

叶阿虎 多积极!要是农忙,只怕你伤膏药又貼上了。

叶开堂 那不会,那回子我是跌伤了,你爹也知道。

叶阿虎 少嚕苏。这是你送的?

叶开堂 嘿嘿,听开先老弟說,你們小官官周岁了,我这点儿,嘿嘿……不成意思。

叶阿虎 拿回去!(抛还他)

叶开先 啊呀阿虎,开堂老哥是好意。

叶阿虎 什么好意!爹,他是个地主,你不跟他划清界綫,还跟他老哥老弟的,他是什么东西!

叶开先 我的小祖宗,你照顾人家三分面子好不好?

叶开堂 嘿嘿,沒有关系。(拾帽和月餅下)

叶开先 人家地主帽子也摘掉了,你还要怎么样?

叶阿虎 摘掉帽子更應該老老实实,可他花言巧語,送礼請客,在搞什么鬼名堂!他那顆地主的心,我看并没有死。

叶开先 他现在不是也劳动了?

叶阿虎 劳动?哼,只怕手上劳动心里恨!

叶开先 我們都姓叶,祖宗总是一个。

叶阿虎 你……怎么这么糊涂!他是喝血的,我們是流汗的,不一样!

叶开先 有什么不一样？现在大家都靠劳动吃饭。

叶阿虎 (发现叶开先的酒瓶)怎么，又去打酒了？

叶开先 我去退瓶子。

叶阿虎 哎呀爹，你少喝点儿！再喝人家更说你糊涂了。

叶开先 你少管我。到处给我得罪人，还管你爹喝酒呢。(见叶阿虎气冲冲地下后)你还有点规矩没有？

〔叶开堂上。

叶开先 开堂哥，我儿子就是这股牛脾气，你……

叶开堂 嘿嘿，没有关系。我都快死的人了，不计较。

叶开先 你可别见怪！

叶开堂 不敢，不敢。

叶开先 我打点酒去。(下)

〔汽笛声，轮船马达声。叶开堂注意码头方向，阿升跑上。

阿 升 老太公，末班轮船到啦！德贵嬷，大队长回来啦！

〔妙香、玉兰奔上。

妙 香 轮船来了？

阿 升 来了。

〔玉兰站高处望。

妙 香 玉兰，看见了没有？

玉 兰 你别急呀……来了，来了，(向远处)嚯，志高哥！……姑妈，我去看看。(跑下)

妙 香 哎呀，总算盼到了。(笑望着，招呼)志高，你们回来了？哎呀，可累坏了。

〔随着笑声，杨志高、玉兰拎着网袋、旅行袋上。〕

杨志高 不累，大媽！

〔阿升、叶开堂随上。〕

叶开堂 大队长，辛苦了。

阿 升 （奉承）大队长亲自出馬，得胜还朝！

杨志高 （向大家点头）嘿嘿。

妙 香 你大伯呢？

杨志高 大伯在搬行李，快来了。

妙 香 嘿嘿……（忙不迭进屋打脸水）

叶开堂 大队长，行李我去搬去。

阿 升 我也去。（下）

杨志高 （默許。揩汗，含情地注視玉兰）怎么样，你盼得心焦了？

玉 兰 你自己說去一两天……

杨志高 哈，一出門哪，身不由己。买我們結婚东西，就跑了三天。你看看，（从旅行袋里摸出一磅毛綫，又摸出一床花被单）……还有，給你剪的灯心絨衣料。（又拉开另一只旅行包）

玉 兰 你放着，买了这么多！

杨志高 哈，你姑爹还嫌少呢！他說結婚是人生大事，要办得體面一点。我想也对，每个人总得有个家，干部也得有个干部样子，这又是一生一次的大事，不能馬馬虎虎。

玉 兰 你哪来这么多錢？

杨志高 (沉醉地)我还想买一张宁波床，一口橱，两只箱子，一堂桌椅，再买一张写字椅，办它十桌酒……玉兰，被面子还没有买，你喜欢綢的还是緞的？……快决定吧！

玉 兰 买块花布的就行了。

杨志高 那象什么样子！这样吧，等会儿一块儿去看了奶奶再说，我要奶奶和爹商量商量。

玉 兰 听阿娟姐说，你爹要回来了。

杨志高 那就更得先商量定呀！

玉 兰 商量什么呀？

〔妙香匆匆拿面盆上。

杨志高 噢，办我们俩的喜事呀！

〔玉兰羞。

妙 香 志高，擦把脸……

〔玉兰给他绞毛巾。

妙 香 哟！手表买了，我看看，很贵吧？

杨志高 不贵。哈哈，当干部少不了的。

玉 兰 (递毛巾)这几天大家都盯着我问你，你把电动机买回来没有？

杨志高 (心不在焉)电动机哪？嘿，真麻烦，大伯跑了好多地方，刚定了货，还得隔半个月去买。

玉 兰 还要隔半个月？你看，天要再不下雨，就要旱了，这怎么行！

杨志高 不用你着急。

妙 香 那你大伯早該回来。有人說他拿公家錢在做私人生意，風言風語听了多不好受。

杨志高 那是誤会，我会向大家解釋的。

妙 香 人多嘴杂，公家事难办。

杨志高 那当干部更难了。上个月我爹回来，有人反映我积肥抓得不紧。这次可巧，你姑爹介紹的，認識了老开堂的女婿，他有一批肥田粉，价錢便宜。我灵机一动，措施就来了，就把买电动机的錢，全部买了肥田粉。

玉 兰 ……

〔叶德貴提行李，叶开堂、阿升背着拎着电綫器材上。〕

玉 兰 姑爹。（上前接）

叶德貴 哈哈，玉兰，給你新房里用的东西都买回来了。（玉兰羞下）

阿 升 大队长，电綫器材放在哪儿？

杨志高 放在仓库里。——（給钥匙）

〔阿升、叶开堂进仓库。〕

妙 香 怎么一去这么久！（搬行李走）买了这么多东西！

杨志高 （笑）大媽，走进百貨公司，看看样样都好。

叶德貴 唉，就是大队长力不从心啊！

妙 香 好，你們歇一会儿，我給你們烧点心去。（下）

杨志高 哎，大伯，还得誰到各大队去問問，肥田粉誰要？

〔阿升、叶开堂从仓库出来。〕

叶德貴 你写个字条，叫阿升去跑一趟。

阿 升 好，好，大队长，公家的事嘛，你吩咐好了。

杨志高 你来，我给你写个便条。（往叶德贵家下，阿升随下）
〔叶开堂一直远远站着，过来。〕

叶德贵 老太公，你女婿有封信，还有一包钞票。（取出交他）

叶开堂 嘿嘿嘿。（接钱，看信）

叶德贵 （一边擦脸）老太公，这批肥田粉果然成交了，你女婿额外送我一笔手续费。嘿！你也甜甜嘴。

〔叶开堂看信。〕

叶德贵 老叔，我们摇橹撑舵，别分谁是老大。我德贵素来喜欢公公道道，干脆二一添作五，怎么样？

叶开堂 嘿嘿，德贵，你多年不摇夜航船了，这套生意经还是滚瓜烂熟的啊！

叶德贵 不瞞你老叔，我是脑筋老了。什么靠集体不靠集体，我只晓得辛苦的不赚钱，赚钱的不辛苦——门路要自己找。

叶开堂 对，对，现钱不抓，不算行家。德贵，我老叔快老死了，荣华富贵眼前花，我还贪什么财！这笔手续费都归你的了。

叶德贵 那，那怎么行呢！你老叔给出主意，给写信。我德贵前怕狼，后怕虎，你又壮了我的胆子。

叶开堂 你得了，德贵，这多亏你那位好女婿志高。志高虽然被杨家收养了二十四年，可原是你嫡亲亲的侄儿，如今又是这儿响当当的大队长，有了这块金字招牌，你要交好运了。

叶德貴 哈哈，不瞞你說，老太公，過去志高給我方便，只做到點兒小買賣，可從來沒有這次油水足。

叶開堂 哈哈！德貴，這花花轎子人抬人，我老叔助你一臂之力，保你求財得財，求子得子。

叶德貴 哈哈，老叔，你說得我心花都開了。晚上來喝一杯。

叶開堂 不，不，不便不便，你快去招呼志高吧。

叶德貴 哎。嘿嘿嘿……（笑入內）

〔阿升上。

阿 升 志高上鉤了。

〔叶德財上。叶開堂隱入祠堂后。

叶德財 阿升，這幾天小豬什麼行情？

阿 升 小豬啊，嗯，小豬……（作手勢）

叶德財 哦，好價錢！

阿 升 你那窩小豬歸我怎麼樣？

叶德財 不，不，我明天自己去跑一趟。

阿 升 你自己跑也行啊，多跑幾個地方問問行情。

〔叶開先上。

叶開先 阿升，現在小豬什麼價錢？

〔叶德貴上。

叶德貴 開先叔來了！開先叔，你那窩小豬我定下了，喏，先付你十塊定錢。（遞錢給他）

叶開先 （為難地）這，德貴，我那窩小豬還沒有斷奶啊！

叶德貴 沒關係，錢你先拿去花。

叶开先 啊呀，我怕阿虎不依……

阿 升 收下吧，多卖几个錢，买酒喝还是香噴噴的呢！

叶德貴 开先叔，我是替你代劳，不拿好处，要你自己愿意。小猪断了奶，就一同跟我往鎮上送。

叶开先 好，我們就一言为定。你叫我多卖几个錢，我还有不愿意的！德貴，你是会过日子，做点儿买卖，外面跑跑，手头比我宽多了。說句老实话，真有点眼紅呢！
〔杨志高上。

众 人 大队长……大队长回来了！

叶开先 志高，你回来了！唉，我家阿虎要有志高那样通融就好了。

杨志高 （有几分得意）我看死做不如活打算，我主张让社員多搞点儿副业，多增加一点收入。大家都象我大伯家一样，有吃有穿，那日子就好过了。

叶德貴 对啊，集体搞得好当然好，不过要让大家增加点收入的话，还是让社員們“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样，你們大队干部也好少操心点了。

叶德財 大队长，又要麻煩你了。

杨志高 什么事？

叶德財 我给女儿办点嫁妆，进城卖点鸡、鴨、小猪，想請三天假，請大队长給証明証明。

杨志高 哦，大喜啊，找会計去，就說我同意了。只要社員想得出办法抓收入，我没有不同意的。哈哈。

阿 升 嘿，咱們大队长多关心群众啊。